



YINYUNXUE

学点音韵学

唐作藩 著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学点音韵学

唐作藩 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点音韵学 / 唐作藩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8
ISBN 978-7-100-15734-6

I. ①学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音韵学—普及读物
IV. ①H01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2163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学点音韵学

唐作藩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734-6

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4 1/4

定价:18.00 元

前 言

伯慧兄主编一套新的语言文字学通俗读物丛书，以传播、普及语言文字学知识。这个创意很好，我非常赞成和拥护。我们的师辈王力先生、吕叔湘先生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学的普及工作，并且身体力行，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，都做得很出色，硕果累累，贡献巨大。记得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们专题讨论过如何普及语言学基础知识的问题，吕先生曾建议王力先生写一本音韵学的通俗读物，当时王先生比较忙，而我正在学习汉语史、音韵学，他就要求我边学习，边写作。于是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我写了那本《汉语音韵学常识》（1958 年）小册子。从此，我也立下一个志愿，就是想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对向来被视为“绝学”的音韵学，加以传播与普及。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。20 世纪 80 年代在王力先生的关怀下，出版《上古音手册》和《音韵学教程》；20 世纪

90年代在王均先生的鼓励下写了《普通话语音史话》（后收入曹先擢先生主编的《百种语文小丛书》）。虽已做了一些工作，但离先师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还须继续努力。伯慧兄主编这套“大家小书”，约我写稿，我感到很高兴，但我不配称“大家”，实在很惭愧。好在伯慧兄给“大家”一词的解释是“给大家的读物”，这还差不多。

《学点音韵学》这本小书的主要内容，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邀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参加其选修课“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”的部分讲课稿，当时参加讲授这门课程的有王力、谭其骧、任继愈、启功、杨伯峻、冀淑英、陈晓中、李学勤、左言东、许嘉璐、葛剑雄等12位先生。这虽然是一门普及性的选修课，但收效大，影响深，讲稿曾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，并多次印刷。2003年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次。

此次将本人所讲《学点音韵学》作为“小书”的基础，除进行了补订之外，还收录了一些有关应用音韵学性质的内容，即讨论古籍中某些字词的读音问题的短文和两则音韵学故事。虽然也多是发表过的，但

乘此机会集结在一起，希望能实现主编伯慧兄的“语言文字学‘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’的理念”，对帮助读者“掌握语文知识，提高语文水平”起一点点作用。不当之处，请批评指正。

唐作藩

2011年1月20日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目 录

一、古今语音的异同·····	2
二、古音概说·····	21
三、古书的读音问题·····	44
四、破读音的处理问题·····	65
五、“同”和“通” ——文言文注释中两个术语的使用·····	88
六、个别字的读音问题·····	96
1. 唐诗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 “衰”字的读音·····	96
2. “穀”“嶠”等字的读音·····	101
3. 关于“阙”字的读音·····	110
4. “庠”“厠”二字形音考辨 ——答田余庆教授垂问·····	115

附 录	118
1. 唐明皇改经	118
2. 齐桓公谋伐莒	120
唐作藩教授小传	125

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始称“小学”。它包括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三个部分。音韵学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与汉语历史发展的基础。所以，学点音韵学，对学习古代汉语，乃至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古今语音的异同

通过学习古代汉语，我们对古代汉语的词汇、词义与现代汉语的词汇、词义的不同以及古代汉语的词类、句法与现代汉语的差异等，已经有所了解。那么，古代汉语的语音与现代汉语的语音有没有差别呢？我们诵读古书完全可以用现代普通话或者自己的方言，这似乎表明汉语的语音没有什么古今的不同，人们也似乎不需要去了解这个问题。

这实际是一种误解。我们知道，语音是语言的形式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样，也包含语音、词汇和语法三个要素，学习古代汉语，只掌握它的词汇和语法特点而不了解它的语音，是不全面的，也是不可能

深入的。比如，古书里的假借问题，看来是一个文字或词汇问题，实质上是个语音的问题。例如，《愚公移山》里“河曲智叟亡以应”的“亡”，通“无”，读 wú；又如，《孙臬》中有句“今梁（魏）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于外，老弱罢于内”，其中，“罢”字不读 bà，假借为“疲”，读 pí。为什么今天读音完全不同的“亡”可以假借为“无”，“罢”可以假借为“疲”呢？因为它们的古音分别相同或相近，故称“古音通假”。所以，不懂古音就难以识破古书中的假借字，难以判断什么地方是假借，什么地方用的是本字。本来语言是个整体，词汇、语法和语音都有密切关系。古代的散文有语音的问题，古代的诗赋韵文还都有声律、押韵的问题，这更需要古音知识，更需要懂一点研究古音的音韵学。

学习音韵学，以掌握一点古音知识，首先要树立发展的观点，真正认识到古音不同于今音。下面我们就主要来谈谈古今音的差别。

现代汉语中，语音以音节为基本结构，一个音节写出来就是一个汉字。每个字音又都可以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。如普通话中“电”这个字，用拼音字母

拼写下来就是 diàn，其中，d 是声母，ian 是韵母。现代普通话共有 22 个声母（包括零声母），35 个韵母。此外，汉语音节都有音高的变化，这就是声调。如“颠”和“电”，声母、韵母都相同，但声调不同，“颠”是阴平，“电”是去声。普通话有阴平、阳平、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。各地方言的声调，一般要比普通话复杂一些。语音最富有系统性。古代汉语语音与现代语音的差别也表现在字音的声母、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。

我们先谈谈古今韵母的不同，因为这方面比较容易察觉出来。例如，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律诗《登高》：
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
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
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
诗歌的特点之一就是押韵。韵脚一般在双句的末一字，七言律诗的首句也往往入韵。所以，这首《登高》的韵脚是“哀、回、来、台、杯”。这五个字用现代普

通话读起来，“哀、来、台”的韵母是 ai，“回”的韵母是 ui，“杯”的韵母是 ei。三个韵母，主要元音也不一样。从现代诗韵的角度看，它们是不能互相押韵的，或者说是一种不标准的用韵。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这却是一种标准的押韵，因为这五个韵脚字在中古诗韵里同属一个韵。同韵就意味着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。我们知道，字音的韵母最完备的包括介音、主要元音和韵尾三部分，如“电” diàn 的韵母，有介音 i、主要元音 a 和韵尾 n。有的字音的韵母没有介音（如“来” lái 的韵母 ai）或韵尾（如“别” bié 的韵母 ie），或者介音、韵尾都没有（如“大” dà 的韵母 a）。但主要元音是不可缺少的。押韵的要求一般是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，不要求介音一致。这是“韵”和“韵母”两个概念的重要差别，即韵只要求主要元音和韵尾一致，而韵母还要看介音是否相同，所以，同韵并不等于同韵母。例如，李白的七绝《早发白帝城》：

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
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这首诗的韵脚“间、还、山”，韵母分别是 ian、uan、an，介音不同，韵母不同，但它们的主要元音和韵尾都是 an，所以是同韵，可以互相押韵。在古代诗韵“平水韵”里同属于平声删韵。杜甫《登高》的韵脚“哀、回、来、台、杯”，在“平水韵”里则同属于平声灰韵。这说明它们在唐代诗韵里，其主要元音和韵尾也是相同的。不同的地方只在介音。现代普通话中“哀、来、台”的韵母读 ai，“回”读 ui，“杯”读 ei，主要元音已不同了。这是语音演变的结果。现在有的南方方言尚未发生这种变化，“回”念 huai，“杯”读 bai，与“哀、来、台”等同韵。

时代越早，语音变化越大。例如，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：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；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；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；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；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
这首诗用现代普通话读来，首章的韵脚“鸛、洲、逑”是同韵的，第二章的前四句的韵脚“流、求”韵母都是 iou，自然也同韵。但是第二章后四句的韵脚“得、侧”和“服”，现在读来，主要元音不同，一是 e，一是 u，差别很大。第三章的韵脚“采”和“友”、“芼”和“乐”，现在读起来，不仅主要元音不同，韵尾也不一样。不仅现代普通话不同韵，各地方言读来同韵的恐怕也不多。这是因为《诗经》的时代距离现代久远，语音的变化更大。其实汉魏时代的人读《诗经》就已经感到有些韵脚不押韵了。在基本上是反映隋唐时代语音的古诗韵“平水韵”里，这些字也属于不同的韵，如“得、侧”属职韵，而“服”在屋韵；“采”在贿韵，而“友”归有韵；“芼”属号韵，而“乐”在药韵，也是不能互相押韵的。这是因为隋唐时代距离《诗经》时代也有一千多年了，汉语的韵母系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但自南北朝以来，一些研究、注释《诗经》的人由于不懂得这种不押韵的现象是语音发生变化的结果，因而提出一些不正确的解释。比如，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在他所著的《诗集传》中打破了对《毛诗序》的迷

信，他在解释《诗经》方面是有创见、有成绩的，但对后代读起来不押韵的字所注的“叶（xié）音”却是错误的。例如，上面举的《周南·关雎》篇，朱熹于第二章“寤寐思服”的“服”字下注“叶蒲北反”，第三章“左右采之”的“采”字下注“叶此履反”，“琴瑟友之”的“友”字下注“叶羽已反”，“左右芼之”的“芼”字下注“莫报反，叶音邈”。朱熹认为，在《诗经》时代，“服”字读音跟后代一样是念“fú”的，为了和上句的“得”和下句的“侧”押韵，临时改读为bí（即蒲北反的切音）。同样“采”字临时改读为cǐ，“友”字改读为yǐ，这样“采”和“友”就协韵了。“芼”本读mào（莫报反），临时改读为miǎo，这样可以与下句的“乐”协韵。朱熹“叶音说”的出发点就是古今语音是相同的，《诗经》用字为了押韵可以随意改读。所以，同一个字意义上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朱熹也可以根据上句或下句的韵脚，任意改读。比如，同一个“友”字，在《关雎》篇里改读为“羽已反”，而在《邶风·匏有苦叶》第四章“招招舟子，人涉卬否？人涉卬否？卬须我友”里，“友”字又为“叶羽轨反”了。“羽已反”的“已”和“羽轨反”的“轨”，不仅有开合的区

别，而且在上古是属于两个不同韵部的字，主要元音也是不同的。因为朱熹缺乏历史的观点，不懂得古韵不同于今韵，所以，他的“叶音说”是错误的。我们今天注释《诗经》，就不要再采用朱熹的“叶音”了。

关于古今声母的不同，也是不难领会的。古代有一种“双声诗”，整首诗用的全是声母相同的字，接近一种文字游戏，但可以拿来考查古今声母的不同。例如，南齐王融有一首五言双声诗，诗文是：

园蘅眩红葩，湖荇烽黄花。

回鹤横淮翰，远越合云霞。

这 20 个字用现代普通话读来，有 h、x 和零声母三类声母，即“蘅、红、湖、黄、花、回、鹤、横、淮、翰、合”等读 h，“眩、荇、霞”读 x，其他“园、葩、烽、远、越、云”读零声母，这些字的古声母是一个 h 的浊音（只有“烽”字例外），现代普通话的 h、x 和零声母的读音，都是由这个 h 的浊音分化、演变而来的。

汉字不是拼音文字，古代又没有音标符号，从唐